



1976年7月初，十年文革（1966年-1976年）已接近尾声，人们早已厌倦了疾风暴雨般的革命运动，开始重新审视生活的意义，寻找平静而愉快的生活。那时，“旅游”这个词，可能还没有出现在中国大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，完全不像现在这么流行。我的家乡南京，离黄山不远，而且我们从小就听说黄山是游玩的好地方，俗话说：“五岳归来不看山，黄山归来不看岳。”于是，我们同住在一个大院（南京师范学院家属大院）的四位小伙伴：韩文宁、于青、张南平和我，就商量决定以人均三十元人民币的消费预算，结伴去黄山一游。三十元在七十年代中期，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。当时，韩文宁和于青的身份是插队知青，张南平和我则中学刚毕业（待插队）。其实，我们四位都是第一次和家长以外的人离家外出结伴旅行，因此毫无经验可言，故此行上演了一幕使我们终生难忘的历险记。

文革时期的国内交通，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。我们从南京出发，先坐火车到芜湖，然后，再从芜湖坐长途公共汽车去黄山。那芜湖连接黄山的公路，真是破旧不堪，坑坑洼洼。汽车司机开车狂飙，那时还没有“限速”的概念，一路颠簸，惊险刺激，我们当时的感觉就像现在坐“过山车”一样，幸运的是我们最终平安地抵达黄山脚下。

一踏进黄山风景区，所有从南京带来的酷暑燥热感觉，一下子完全消失了，我们仿佛进入了传说中的“清凉仙境”。坐落在前山的黄山宾馆，古色古香，被苍松翠柏环绕。我们在那里住了一晚，那晚的感觉真是太棒了，大家饱食一餐之后，品着香茶，望着夜幕降临前的最后一抹夕阳下的奇松异石，听着潺潺的山泉声与鸟儿的啼鸣，心情无比舒畅！此时此刻，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“心旷神怡”。

国学大师胡小石有文赞黄山曰：“游黄山，登天都，观云海，留连信宿。驱云烟于腕底，三十六峰，不劳攀涉，……，共叹东南诸名山雄奇，当未有过此者。居人长住，真奇福也！”

黄山以四大奇观：奇松、异石、云海、瀑布而闻名于中华。那时的黄山，既没有索道，也没有太多宾馆供游客休息，大约只有前山的黄山宾馆，中间的玉屏楼宾馆，及后山的北海宾馆。玉屏楼宾馆非常小，而且不对外开放，所以全部的登山旅游者，必须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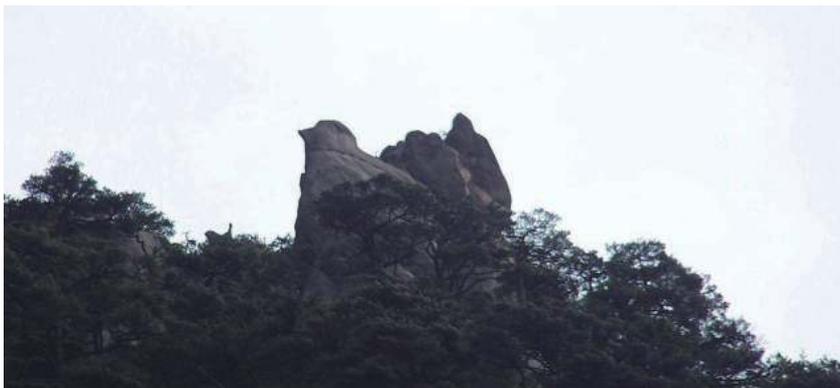


图一

一天之内，从前山到达后山，才能有住处过夜。次日清晨，我们开始登山了，出发不久，我们就到了玉屏楼旅游区，这区内最著名的景点就是黄山的招牌“迎客松”（见图一）。据说此松已有一千五百多年了，松高十多米，苍翠挺拔，松姿优雅，似一个张开双臂迎客的人形。但显然迎客松已经很老了，有些树枝需要用支架撑住。我们不宜久留，用当时向邻居借来的德国“莱卡牌”照相机，拍了几张相片后，就匆忙爬向天都峰。虽然我们四个人都在十八岁上下，但这登山的过程却十分辛苦，爬到中途，我们个个满身大汗，肌肉酸痛，甚至有小腿抽筋的现象。

天都峰山腰上有个老人峰，在老人峰顶上有一奇石，如昂首欲啼的雄鸡，此景被称为“金鸡叫天门”（见图二）。因本人姓金，属鸡，高兴之下，学鸡啼鸣三声，一乐也！也希望天门（幸运之门）从此为我们打开。不知道之后的77年、78年高考，我们四个当时的插队知青，全部“金榜题名（啼鸣）”，是不是归功于我的“啼鸣三声”？

天都峰上最惊险的路段，当属“鲫鱼背”了，那是一条长约十余米，宽约一米的山脊，两旁都是万丈深渊。我们都不敢往下面看，一步一惊心地越过鲫鱼背，现在回想起来



图二